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大全卷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漋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郭晋

謄録監生臣陳仝

春秋大全卷十七

明　胡廣等　撰

文公上

公名興僖公子母聲姜夫人出姜在位十八年謚法

慈惠愛民曰文

周

魯文公八年襄王崩子頃王立文十四年頃王崩

子匡王立

鄭 詳見僖公元年

齊 魯文公十四年昭公卒子舍立九月舍弒懿公商人立文十八年懿公弒惠公元立

宋 魯文公七年成公卒昭公杵臼立文十六年昭公弒弟文公鮑立

晉 襄公繼霸魯文公六年襄公卒子靈公夷臯立是年趙盾為政

衛 詳見僖公元年

蔡　魯文公十五年莊公卒子文公申立

曹　魯文公九年共公卒子文公壽立

滕　詳見隱公元年魯文公十二年滕昭公來朝

陳　魯文公十三年共公卒子靈公平國立

杞　詳見僖公元年

薛　詳見隱公元年及僖公元年

莒　魯文公十八年莒大子僕弑紀公庶其子季佗立

邾　魯文公十三年邾文公卒子定公貜且立

許　魯文公五年僖公卒昭公錫我立

小邾　詳見僖公元年

楚　魯文公元年冬成王遇弒子穆王商臣立文十年次于厥貉文十三年穆王卒子莊王立　楚莊王

爭霸

秦　秦用孟明以為政魯文公二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遂霸西戎史記穆公三十七年益國十二開地千里天子使召公過賀穆公以金鼓文六年穆公

卒子康公罃立文十八年康公卒子共公稻立

吳　詳見隱公元年

越　詳見隱公元年

乙未　襄王二十六年　元年　晉襄二年齊昭七年衛成九年蔡莊二十年鄭穆二年曹共二十七年陳共六年杞桓十一年宋成十一年秦穆三十四年楚成四十六年弑

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傳繼正即位正也

即位者告廟臨羣臣也　何氏曰即者就也先謁宗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

位也事畢而反喪服焉國君嗣世定於初喪必逾年而後改元書即位者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家氏曰即位必以歲首改元亦必以歲首若歲首不書即位而歲月書之則非元年正始之義然服皆如未喪之服未成其為君高氏曰文成定即位於未葬之前皆稱公者既踰年也一年不可二君故終年稱子又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雖未葬稱公也按書載舜禹受終傳位之事在舜則曰月正元日格於文祖漢孔氏曰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在禹則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蘇氏曰神宗堯廟也禹攝帝之命于神宗之廟總率百官其

禮一如帝舜受終之初事也夫于文祖神宗則告廟也率百官若帝之初則臨羣臣也自古通喪三年其以凶服則不可入宗廟其以吉服則斬焉在衰絰之中不可既成而又易之也如之何而可子張問於孔子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則告廟臨羣臣固有攝行之禮矣按周書稱太甲元年伊尹祠于先王則攝而告廟之證也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則攝而臨羣臣

之證也其曰祗見厥祖者言伊尹以奉嗣王之事祗見太甲之祖也蔡氏曰古者王宅憂祠祭則冢宰攝而告廟又攝而臨羣臣太甲服仲任之喪伊尹祠于先王奉太甲以即位改元之事祗見厥祖則攝而告廟也侯服甸服之羣臣咸在百官總已之職以聽冢宰則攝而臨羣臣也至三祀十有一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則免喪從吉之證也蔡氏曰喪既除以衮冕吉服奉迎以歸也然顧命康誥記成王之崩其君臣皆冕服何也當是時成王方崩就殯猶未成服故用麻冕黼裳入受顧命已受命誥諸侯而後釋冕反喪服者於是成服而宅憂

也或以為康王釋服離次而即吉則誤矣問康王釋喪服而被衮冕諸家皆以為禮之變獨蘇氏以為失禮未知當此際合如何區處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以奉祀王祇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王即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新君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為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為已私服也吳氏曰嗣子為君明年正月朔就位南面改元勉齋黄氏曰人君即位之別有四始死正嗣子之位既殯之後嗣君即繼體之位君踰年合正改元之位三年合正踐阼之位如春秋書元年即位則是踰年正改元之位也帝乃殂落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則是三年正踐阼之位也然崩薨之日或在歲終

則葢有未殯而踰年者矣汪氏曰文定及九峯蔡氏皆以即位之事冡宰攝告廟攝臨羣臣朱子則以他事可攝即位不可攝而又謂嗣君以先君之喪為已私服其意葢欲權一時之宜如借吉之例以繼世正統而三年之服不可廢也竊詳春秋以前必有攝告廟臨羣臣之禮故孔子言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冡宰三年而書有伊尹祠于先王之文苟太甲涖政則伊尹不得祠先王矣然春秋諸侯皆踰年朝廟改元而命大夫聘問鄰國或以吉服躬涖會盟侵伐之事漢以後則不待踰年而即位矣賈誼謂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豈古者典禮素明紀綱素定而大臣之攝即位不致生變歟國君即位之禮後世雖無傳然昭公十年諸侯之大夫葬晉平公既葬諸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襄三十一年子産相鄭伯如晉晉侯以魯襄公之喪未之見則春秋諸侯喪禮猶未盡

廢也廬陵李氏曰魯自隱至文六君惟文公承國於先君得書即位故胡氏於此始發告廟臨羣臣之禮

彼隱莊閔僖非不行此典也但春秋削之耳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左傳春王使内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公羊傳其言來會葬何會葬禮也穀梁傳葬曰會其志重天子之禮也杜氏曰叔氏服字諸侯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

凡崩薨卒葬人道始終之大變也不以得禮爲常事

而不書周禮職喪掌諸侯之喪何氏曰書天子之厚以起諸侯之薄其或失禮而害於王法之甚者聖人則有削而不存以示義者矣

汪氏曰失禮如成公親葬晉景公害於王法如見弑賊不討及吳楚僭稱王之類家氏曰天子所以厚諸侯是以無貶桓公之薨王使榮叔錫命王不稱天為追命簒賊而貶也成風之葬召伯來會王亦不稱天以其用夫人之禮於妾母而譏之也僖公魯之賢君書天王使叔服來會葬無貶也汪氏曰諸侯五月而葬僖公薨至是三月而王臣來會葬者豈王室謹禮以懷諸侯唯恐失期而先至也歟僖公未嘗遣使會惠王之葬而襄王遣使會僖公之葬比事以觀得失見矣

附録左傳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無愆

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穀梁傳薨稱公舉上也葬我君接上下也僖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公羊傳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穀梁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杜氏曰毛國伯爵諸侯為王卿士者

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歲時來朝則有錫能敵王所愾則有錫黻冕圭壁因其終喪入見而錫之者也禮

所謂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已見賜之黻冕圭璧然後歸是已杜氏曰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合瑞為信僖十一年王賜晉侯命亦其比也車馬衮黼因其歲時來朝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是已詩采菽朱子傳天子燕諸侯而答諸侯頌美之詩也君子諸侯也路車金路以賜同姓象路以賜異姓玄衮玄衣而畫以卷龍也黼如斧形繡之於裳也言諸侯來朝則必有以賜予之令雖無以予之然已有路車乘馬玄衮及黼之賜矣書文侯之命王曰其視爾師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左傳僖二十八年王享醴命晉侯有賜之大路之服戎路之服彤弓旅

音盧矢因其敵愾獻功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享之是已詩彤弓朱子傳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詩東萊呂氏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弓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予人也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中心實欲貺之非由外也一朝享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寶藏之弓一朝舉以畀人無遲留顧惜之意也左傳文四年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文公繼世喪制未畢汪氏曰僖公前年十二月薨至是始越五月非初見繼朝而獻功也何為來錫命乎故穀梁子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來錫命非

正也何氏曰文公新即位功未足施而錫之非禮也蜀杜氏曰諸侯即位當朝於王奉天子之命而為諸侯文公不朝于京師而王反錫之命故書天王以正其號錄錫命以志其過或問趙子謂直譏其賞無功爾安得云無錫命乎茅堂胡氏曰穀梁子云無來錫命不言無錫命也來錫命者如唐遣中官即藩鎮立節度之類劉氏曰錫命者命為諸侯也諸侯在喪稱子踰年即位喪畢以士服見於王王乃於廟命之喪未畢而命之非禮也既喪畢而不受命於天子亦非禮也汪氏曰諸侯之嫡子必誓於王以為世子及其君薨必告于王王遣使省其終事遂命世子嗣為諸侯三年喪畢乃以士服入京師見天子于廟而受命焉未受命不敢服其服曰見天子錫之黻冕之服與命圭合瑞於是服之以歸設奠於宗廟然後臨其臣民焉春秋諸侯立世子既不誓於王及其嗣位又不請命於京師王不能罪因而命之兩失之矣公

羊以錫命為加服劉氏辨其非或者謂命為諸侯非賜命服并文定之說為疑夫黻冕圭璧乃所以命為諸侯也葢天王之錫命有以始立而錫命者有以有功而錫命者有既沒而追命之者此年毛伯錫命及虢公命曲沃武公為晉侯召武公賜晉惠公命皆始立而賜命者也召伯廖賜齊桓公命尹氏王子虎内史叔興父策命晉文公皆以其有功而錫命者也榮叔錫桓公命及成簡公追命衛襄公皆既死而追命之者也若召伯之賜成公命則始立未賜命歷八年而後命之耳劉定公之賜齊靈公命雖非有功王將娶於齊故以私恩命之也春秋之書錫命莫非譏耳苟謂諸侯不往拜命為貶而天王之錫命無責則曷為不待其來見而命之哉廬陵李氏曰三錫命說已見莊元年此條據杜氏以為諸侯初即位天子賜以命圭如侯執信圭之類公羊以為賜以命服以晉惠初立王賜之命而晉侯受玉惰證之則杜氏得之晉

武公以請命于王而詩人有子之衣安且吉之辭證之則公羊亦得之故顧氏取禮經黼冕圭璧之說然後其議始備

晉侯伐衛

左傳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王氏皙義曰衛成怨晉文執歸京師故季年不朝而且侵其鄰國示不從盟主也襄公嗣位欲修伯業先以衛侯之罪告于諸侯復聽且居之言朝于王所乃命大夫伐衛取其戚田諸侯於是畏威復歸於晉昔年齊桓公卒五公子爭立霸業遂廢今襄公克纘父功繼為盟主首能威服諸侯故春秋書曰晉侯伐衛

貴之也陳氏曰春秋苟其君意雖卿帥不書故伐衛書晉侯不書先且居成十三年伐秦書晉侯不書欒書襄十年滅偪陽書晉侯不書荀偃士匄哀元年伐晉書衛侯不書孔圉所謂深探其本也汪氏曰文宣以後大夫專政凡征伐會盟君雖在而大夫任其事故經書晉侯而傳言大夫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左傳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杜氏曰謝賜命得臣叔牙之孫高郵孫氏曰文公即位未嘗如周而周錫之命受命矣又不自朝而使臣往不臣之甚也蜀杜氏曰受王之寵命苟躬朝于京師猶曰緩也況不朝而使卿拜命乎故直書以示譏汪氏曰文公之立天子既使大夫會僖公之葬又使畿內諸侯來錫命不親往拜而僅使得臣焉襄王猶不之罪且使榮叔歸成風含賵繼使召伯會成風葬而文公在位十有八年歷

襄頃匡王三世終其身不朝於京師觀春秋所書比事以考之其罪不可揜

衛人伐晉

左傳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為古古者越國而謀張氏曰霸主聲罪致討不自反其不仁無禮之罪乃稱兵報伐故書人罪孔達也汪氏曰春秋不書晉之取戚而人孔達予晉而罪衛也廬陵李氏曰春秋與國伐伯者三衛人伐晉齊侯伐衛遂伐晉齊侯衛侯伐晉皆有闗於衛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此大夫專會諸侯之始左傳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杜氏曰禮卿不得會公侯戚衛地在頓丘衛縣西薛氏曰卿始會諸侯也大夫而專會諸侯政不在公室矣臨川吳氏曰凡魯卿會外君直書不隱以見其非永

嘉呂氏曰春秋之初蓋有以大夫而會諸侯者矣未若公孫敖之專會也外大夫有會公者矣內沒公而名大夫則及齊高傒會于防是也內不沒公而不名大夫則公及齊大夫盟于蔇是也或沒公或不名大夫皆有所諱也內大夫有會盟諸侯者矣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則柔猶不氏也公子結遂及齊侯宋公盟猶為遂事非專會也若公孫敖會晉侯則專會矣以見禮樂之自大夫出也廬陵李氏曰內大夫特會外諸侯五敖會晉侯于戚行父會齊侯陽穀歸父會齊侯于穀歸父會楚子于宋叔弓會楚子于陳也此為大夫特會諸侯之始而胡氏特發傳于歸父之下不知所謂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頵俱倫反公穀作髡

左傳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

且是人也蜂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汝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為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為大師且掌環列之尹穀梁傳曰髡之卒所以謹商臣之弒也夷狄不言正不正

書世子弒君者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禮記文王世子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吳氏曰楚僭號已久世子必不誓於天子今以商臣之逆故特書世子以明其罪而至於弒逆此天理大變人情所深駭春

秋詳書其事欲以起問者察所由示懲誡也唐世子弘受左氏春秋至此廢書歎曰經籍聖人垂訓何書此耶郭瑜對曰春秋義存褒貶以善惡為勸戒故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弘曰非惟口不可道故亦耳不忍聞願受他書瑜請讀禮世子從之見唐孝敬皇帝弘傳嗚呼聖人大訓不明於後世皆腐儒學經不知其義者之罪耳夫亂臣賊子雖陷穽才性反在前斧鉞加於頸而不避顧謂身後惡名足以係其邪志而懲於為惡豈

不謬哉持此曉人可謂茅塞其心意矣若語之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弒誅死之罪聖人書此者使天下後世察於人倫知所以為君臣父子之道而免於首惡之名誅死之罪也則世子弘而聞此必將㦙音聳悚同然畏懼知春秋之不可不學矣學於春秋必明臣子之義不至於奏請怫旨而見酖矣

唐書弘本傳帝語侍臣弘仁孝賓禮大臣未嘗有過而武后將騁志弘奏請數咈旨后酖殺之傳者

彖也經者斷也考於傳之所載可以見其所由致之漸豈隱乎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長而楚國之舉常在少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而以潘崇為之師汪氏曰使楚頵擇賢得如宋左衛率袁淑以傳世子則禍不作矣侍膳問安世子職也而多置宮甲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乃欲黜兄而立其弟謀及婦人宜其敗也而使江羋音彌知其情是以不仁處其身而以不孝處其子也其及宜矣楚頵僭王憑陵中國戰勝諸侯毒被天下汪氏曰楚頵以

莊二十三年簒立在位四十六年名陵之前伐鄭侵鄭者四名陵之後圍許敗徐滅弦黄齊桓既没益肆憑陵執襄公伐宋而獻捷于魯戰泓而宋襄遂殞然其身既而伐齊戍穀合諸侯圍宋天下之禍憯矣

昧於君臣父子之道禍發蕭牆而不知覺也不善之積豈可掩哉王氏曰頵亦弑其兄熊𪏆而得位者終不免商臣之禍天道好還豈不貽然

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春秋書世子弑其君者推本所由而著其首惡為萬世之大戒也然則商臣無貶矣曰弑父與君之賊其惡猶待於貶而後著乎陳氏曰楚國未志其志顧何世子弑君不可以楚不志也張氏曰商夷無道之極感應之

理故至於此後世如匈奴頭曼魏拓拔珪唐安祿山史思明朱全忠西夏曩霄皆以外夷盜賊毒被天下中國不能制而受禍於其子積不善之餘殃千載一律故商臣之惡特書之使為君父者知謹履霜之戒以此防人猶有驪欲廢立以啟幼廣之禍者汪氏曰商臣怨子上止王立已譖之致死楚成於此可以自省矣而猶有廢立之志狐疑不決是速其斃也今考世子弒君父實莫大之變經書世子弒君者三楚商臣蔡般皆其君有以致之許止不嘗藥亦悼公之未至耳有國有家者視此可不知所儆乎○劉氏曰穀梁云日髡之卒所以謹商臣之弒非也即不日者乃不謹其弒乎

公孫敖如齊

左傳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

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何氏曰書者譏喪娶劉氏曰左氏云禮也杜云明諸侯諒闇則國事皆用吉禮皆非也左氏見諸侯廢喪而聘故推以為禮杜氏見左氏有得禮之言遂推以為當喪而吉皆反經越禮不可以教後世者也汪氏曰左氏於凡諸侯朝聘悉以為禮既不察其不能謹天下之通喪又不考其尊周交鄰之疏數劉氏辨之當矣僖公三十年宰周公來聘而公子遂報聘于京師且初聘于晉此年毛伯錫命則得臣往拜而敖亦初聘于齊比事以觀不貶而惡自見

附錄 左傳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

丙襄王二申十七年二年晉襄三齊昭八衛成十蔡莊二十一鄭穆三曹共二十八陳共七杞桓十二宋成十二秦穆三十五楚穆王商臣元年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左傳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為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於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為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

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程子曰越國襲人秦罪也忘親背惠晉惡也秦經人之國以襲人雖忿無以為辭矣故其來不稱伐晉不諭秦而與戰故書晉及忿以取敗故書敗績杜氏曰彭衙秦地馮翊郃陽縣西北有彭衙城

戰而言及者主乎是戰者也王氏曰彭衙秦地而晉師在焉亦知晉之欲戰矣

夫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按左氏秦孟明帥師伐晉報

殽之役此所謂忿兵疑罪之在秦也而以晉侯主之何哉處已息爭之道遠怨之方也然則敵加於已縱其侵暴將不得應乎曰敵加於已而已有罪焉引咎責躬服其罪則可矣已則無罪而不義見加諭之以辭命猶不得免焉亦告於天子方伯可也若遽然興師而與戰是謂以桀攻桀何愈乎故以晉侯爲主者處已息爭之道遠怨之方王者之事也家氏曰秦有大惠於晉不可忘也前日秦秉晉喪而襲鄭襄公懼其凌軋逼弗獲已衰絰即戎幸而一勝亦云可矣今孟明再至而

晉襄負氣好勝親將禦敵復敗秦師以怨報德故君子責之且文公退三舍避楚施之所必報乃義之所當然也秦之惠尤大而晉襄亟戰莫之恤豈惟背惠實忘親矣春秋以是貶汪氏曰秦師伐晉而經不書伐罪晉而免秦也

丁丑作僖公主

左傳書不時也公羊傳作僖公主者何為僖公作主也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何譏爾不時也其不時奈何欲久喪而後不能也穀梁傳作為也為僖公主也立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作僖公主譏其後也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

作主者造木主也范氏曰主蓋神之所憑依其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一尺二

寸諸侯長一尺既葬而反虞虞主用桑何氏曰禮平明而葬日中而反虞以陽求陰謂之虞者親喪已下壙皇皇無所親求而虞事月之虞猶安神也用桑者取其名所以副孝子之心期年而練祭禮記喪服四制十三月而練汪氏曰小祥易練冠故曰練祭練主用栗何氏曰期年練祭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也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禮虞主虞祭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諡之用栗者藏主也何氏曰藏于廟室中常所當奉事也何以書僖公薨至是有五月何氏曰禮作練主當以十三月然後作主慢而不敬甚矣夫慢而不敬積惡之原也以為無傷而不去至於惡積而不可掩所以謹之也高氏曰周人卒哭而

祔祔而易主是謂虞主既期而練練而易主是謂練主僖公薨十有五月非虞練之時而方作主猶未祔廟也猶未祔廟者欲躋之故也是以謹而日之蜀杜氏曰十二公作主祔廟未嘗書之今書作僖公主必有所譏也張氏曰事亡如事存故作主以象神而祭之禮既葬作主於墓不終日而虞祭不忍一日忘親也僖公元年四月葬今乃作主慢而違禮甚矣汪氏曰左氏云卒哭而祔服氏云造木主立几筵焉特祀在寢三年喪畢遭烝嘗乃於廟鄭氏又云唯祔與練祭在廟祭訖主反於寢其大祥與禫祭其主自然在寢祭之穀梁謂吉主於練於練焉壞廟則待練而始祔今考檀弓云殷既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竊謂祔廟則當吉祭苟卒哭而遷廟遂用吉祭不近人情故文定取穀梁言練祭易栗主而後祔廟也

劉氏曰左氏僖三十三年傳云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杜氏讀緩字以上為一句作字下為一句非也僖

公以十二月薨文元年四月葬凡五月不得云緩傳云葬僖公而作主緩耳公羊云刺欲久喪而後不能非也文公自情緩不作主耳何以知其欲久喪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因朝而盟始此左傳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適晉不書諱之也公羊傳此晉陽處父也何以不氏諱與大夫盟也穀梁傳不言公處父伉也為公諱也何以知其與公盟以其日也何以不言公之如晉所恥也出不書反不致也

及處父盟者公也杜氏曰處父為晉正卿不能匡君以禮而與公盟故貶其族家氏曰處父去族貶處父所以貶晉侯也

其不地於晉也杜氏曰盟晉都諱不書公

者抑大夫之抗不使與公為敵正君臣之分也孫氏曰不言公者不與處父敵公也陸氏曰義同高傒凡大夫與公盟若非彼強逼我而盟例但書人言非大夫之罪也今晉逼公令與大夫盟故特書其名以見其罪蜀杜氏曰高傒之盟主在於公而此主在處父也汪氏曰抑大夫之伉與及高傒荀庚孫良夫郤犨孫林父向戌同晉時以處父辱公故又去氏適晉不書反國不致為公諱恥存臣子之禮也凡此類筆削魯史之舊文衆矣高氏曰凡盟必書地惟他國大夫來魯盟及魯大夫往他國盟不地蓋各於中國故也今不書處父來魯魯亦無如晉者而書及處父盟然則孰與盟耶曰我公也公如晉不書者晉襄責魯不朝故公雖在喪未朝天子而畏晉之威越禮朝晉晉侯乃使大夫盟公以辱之是

以沒不書公又去處父之族以著其罪也然此非專罪晉亦所以罪魯之臣子也夫公之如晉豈無卿大夫以從行乎不能明大義以正理折之遽自屈辱甘心受盟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之義也張氏曰盟于晉之都而君不出恥甚矣故諱之陳氏曰朝而遂盟之於是始凡諱國惡恥在公則但書其事不書公者恒辭也諱在其事則但書公不書其事公會晉侯于黑壤為公不與盟故不書盟公如晉為止公送葬故不書葬甚諱之也廬陵李氏曰處父之伉與高傒之伉一也處父去氏而高傒存族者彼于防而此于晉也何氏云親就其國恥不得其君故使若得其君也又曰處父係國而去氏苟庚良夫等係氏而去國者此兼罪晉侯之失彼止罪大夫之專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縠尸

木反穀作穀垂隴公穀作垂斂

左傳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書士穀堪其事也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穀梁傳内大夫可以會外諸侯杜氏曰垂隴鄭地滎陽縣東有隴城薛氏曰垂隴之會士穀始專晉國之事也桓文没大夫擅專諸侯之會盟自公孫敖士穀始也其臣固有罪也使之者亦非也蜀杜氏曰春秋盟會未有外大夫別會於諸侯者垂隴之會譏政在於大夫也桓文之伯或盟王人或致天子是天子受制於諸侯也春秋不與之故書王人以先諸侯晉襄紹伯致諸侯而大夫會之是諸侯受制於大夫也春秋亦不與之故序諸侯以先士穀陳氏曰大夫而敵諸侯於是始晉遂以大夫主諸侯也然士穀主盟曷為序諸侯之下春秋不以大夫主盟也故訖於宋不以大夫主盟翟泉貶此何以不貶貶不於甚則於其事端餘實錄而已

矣故書士穀自書士穀而後凡役書大夫桓文之伯會盟有大夫則但稱人會檉稱邾人會温稱秦人以世子也則得次小國之君自垂隴主士穀新城主趙盾而後大夫與諸侯序㡳之盟書齊國佐沙隨之會書宋華元甚者無伯而安甫之會君與大夫並列矣臨川吳氏曰晉以士穀主盟魯以公孫敖亢三國之君皆非禮也故書以譏之衛敢於伐盟主者孔達之罪也令陳侯為請而執孔達衛服其罪故免於晉之伐也襄陵許氏曰明年衛人會晉伐沈則知衛服於垂隴之會矣廬陵李氏曰内大夫出盟諸侯自汞始繼而公子結及齊宋又繼而公孫敖會二國矣○啖氏曰左氏曰書士穀堪其事也既命之卿例皆書名不論堪與不堪若不堪其事自當罪爾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大旱以災書此亦旱也曷為以異書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穀梁傳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

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不曰至于秋七月不雨者蓋後言不雨則是冀雨之辭非文公之意也夫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止即八月當雨矣汪氏曰據僖三年書六月雨然而不書八月雨者見文公之無意於雨不以民事繫憂樂也其怠於政事可知而魯衰自此始矣孫氏曰不雨歷四時而總書惡文公怠於國政不懼旱災之甚汪氏曰禮稱至於八月不雨則君不舉今文公自十二月

不雨至七月則陰陽之氣不和而恒陽為災者八越月矣文公漫不之省雖禪制未終而屢行朝聘會盟祭祀之事其無恤民之心若是豈可以居民上乎公羊謂不書旱不雨之日長而無災范注亦云未為災誤矣蓋旱為災而不久則書旱旱為災而久則書某月不雨至某月綱目於漢獻之世書四月不雨至七月而分注人相食則為災可知矣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左傳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

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者何先禰而後祖也穀梁傳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祫祭者毀廟之主陳于太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于太祖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

有事者時祭 汪氏曰祠礿嘗烝也 大事祫也 劉氏曰春秋祀烝祀嘗祀禘未有曰大事者其曰大事是乃諸侯之大事也諸侯之事無大於此者祫之謂也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

配之諸侯祫毁廟之主陳于太祖時祭稱有事祫祭稱大事大之外無加者矣以是推之魯之郊禘非禮也趙氏曰凡祭而失禮則書祭名祭非失禮為卜事張本則稱事合羣廟之主食於大廟何氏曰陳列毁廟主于太祖前大祖東鄉昭南鄉穆北鄉其餘孫從王父臨川吳氏曰四時之祭稱祭名而曰烝曰嘗者五廟各祭也曰有事于太廟者四廟之主遷于大廟而合祭也是為祫曰大事于太廟者毁廟之主亦與祭自伯禽以下禰廟以上之主皆合祭于太廟也是為大祫升僖於閔之上也汪氏曰列僖公之主於閔公之上茅堂胡氏曰君已逾年則不論子之有無自當立廟閔僖二公親則兄弟分則君臣以為逆祀者兄弟之不先君臣禮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故左氏則

曰祀國之大事而逆之可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公羊則曰其逆祀先禰而後祖也何氏曰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於文公亦猶祖也穀梁則曰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閔僖非祖禰而謂之祖禰者何臣子一例也何氏曰僖是閔兄不得為父子嘗為臣繼閔而立廟坐宜次閔下范氏曰僖公雖長已為臣矣閔公雖小已為君矣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故以昭穆父祖而喻臨川吳氏曰閔僖嘗為君臣臣義同父子閔猶父也僖猶子也躋僖於閔之上是先子後父也劉氏曰僖公於閔非父子也然與親父子相襲無以異臣子一體也君之則我以臣事之父之則我以子奉之是故為人後者則為之子矣彼

不以子繼父則必以臣繼君君臣猶父子則父子猶君臣也舜之有天下祖顓頊而宗堯堯非同姓也受國焉爾非同姓尚宗之況親親乎高郵孫氏曰閔僖之為君臣較然於人一旦以臣而上君亂法之甚

夫有天下者事七世諸侯五世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祭法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遠廟為祧有二祧諸侯立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說禮者曰世指父子非兄弟也蜀孫氏曰世與昭穆云者據父子之正而言也若兄弟則昭穆同不得以世數之矣然三傳同以閔公為祖而臣子一例是以僖公父視閔公為禮而父死子繼兄亡弟及名

號雖不同其為世一矣孫氏曰文公二月作僖公主八月大事于太廟躋僖公瀆慢不恭也甚矣范氏曰時三年之喪未終而吉祭于大廟則其譏自明張氏曰吉祭而不言吉者閔二年書已明此主為逆祀書也家氏曰此一書而再譏也大事于太廟未當祫而祫也躋僖公非所當躋而躋也高氏曰父子相繼禮之常也至於傳之兄弟則亦不得已焉耳既授以國則所傳者雖非子亦猶子道也傳之者雖非其父亦猶父道也漢之惠文亦兄弟相繼而當時議者推文帝上繼高祖而惠帝親受高祖天下者反不得與昭穆之正至于光武當繼平帝又自以世次當為元帝後皆背經違禮而不可傳者也凡人君以兄弟為後者必非有子者也引而為嗣臣子一體矣而當嗣者反以兄弟之故不繼所受國者而繼先君則是所受國者竟莫之嗣生則以臣子事之死則以兄弟治之忘生倍死況已實受之後君

今乃自繼先君不唯棄後君命已之意又廢先君傳授之命人民土地則歸之已而父子之禮則恥不為此皆不可者也豈所以重受國之意也。汪氏曰僖公之不可先閔公三傳辨析明矣但穀梁謂逆祀是無昭穆范甯曰以昭穆父視為僭何休謂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當同北面西上孔頴達正義曰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閔僖不得為父子同為穆耳今升僖先閔此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若兄弟相代即異昭穆設令兄弟四人皆立則祖父之廟即已從毀禮必不然今考文定此傳用韋昭說父為昭子為穆僖為閔臣臣子一例而以閔僖各為一世襄公三年謂哀公以襄公為皇考亦以昭定各為一世則是異昭穆矣然於仲嬰齊後歸父則引何休以為亂昭穆之序朱子謂文王為昭武王為穆自其始祔而已然管蔡郕霍為文之昭邢晉應韓為武之穆子孫亦以為序而不易則昭穆不可易

也但其論天子廟制謂周孝王時武王親盡始立武世室孝王乃共王之弟而各為一世又以宋太祖太宗哲徽欽高皆凡為穆而弟為昭皆凡弟對列各為一世則又紊昭穆矣如何休頴達並立廟而同昭穆則齊之孝昭懿惠凡弟四人相繼衛之懿戴文公凡弟三人相繼立廟將無所容苟各為一世而異昭穆則齊頃不得祭其祖而衛成不得祭曾祖矣古制不存無復可考竊疑古者一君各為一廟則凡弟同昭穆共為一世祫祭太廟則魯當以僖公特設位於閔公之下後世同堂異室不可以二先君共祭於一室必至於異昭穆而仍以凡弟共為一世數之也然曾子問云七廟五廟無虛主諸侯祫祭則祝逆四廟之主是諸侯之昭穆無過四廟天子之昭穆無過六廟考之春秋哀公之世桓宫猶在則是祭十君而八世定公立煬宫則是祭二十一傳之祖後世天子之廟有十餘世歷十四五君而其廟皆不毀說禮者反引

春秋以為證而聖王經世之制不可復見矣又按大傳論禘祫而云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則于祫及其高祖夫大夫士有事省於其君且得祫祭則諸侯大祫陳毁廟之主宜不得為非禮矣或者為諸侯不當大祫成王賜魯重祭故有大祫疑其說之過也說榖梁者以大事為祫嘗左氏外傳又以為祫烝皆未知其為大祫耳荀以此為時祫則有事于大廟名為何祭邪廬陵李氏曰古者戎祀皆國之大事季氏將有事于顓臾此以兵事為有事也天子有事于文武此以祭祀為有事也故春秋書大祫為大事書禴祠烝嘗為有事此年大事祫也宣八年有事禴也昭十五年有事烝也此皆於祭無譏故不書祭名其郊禘大雩皆書祭名者祭之失也烝嘗有書祭名者祭之失也此年大事之為祫公穀皆同杜氏以為禘者非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左傳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為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程子曰秦以忿取晉敗可以已矣而復伐秦報復無已殘民結怨故貶稱人

按左氏四國伐秦報彭衙之役則皆國卿也其貶而稱人者晉人再勝秦師在常情亦可以已矣而復興此役結怨勤民是全不務德專欲力爭而報復之無已也以致濟河焚舟之師故特貶而稱人家氏曰魯莊忘父之讎及齊為好春秋深責之晉襄背父之惠屢戰勝秦乃更率三國之師以為此役故四國皆書人以示貶

也陳氏曰曷為不序大夫將猶稱人也自士縠專盟書大夫自陽處父專將書大夫是故春秋之始大夫將恒稱人由救鄭之後大夫始貶稱人矣○廬陵李氏曰此條左氏尊秦之義非經意其說如襄八年邢丘貶諸侯以尊晉相類胡氏說本程子其貶晉固是但自入春秋以來至此除魯大夫帥師外兵非君將者皆稱人如隱五年邾鄭伐宋桓十四年宋以四國伐鄭齊桓之霸伐宋伐郎伐鄭伐英氏晉襄以三國伐許與夫明年五國之伐沈皆未有書大夫名氏者則陳氏之考據不為無見

公子遂如齊納幣

左傳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内不圖婚吉禘于莊公譏然則曷為不於

祭焉譏三年之恩疾矣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為皆有之以人心為皆有之則曷為獨於娶焉譏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為吉者主於已以為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

婚姻常事不書汪氏曰據春秋十二公皆不書納幣惟此年及莊公親往則書之其書納幣者喪未終而圖婚也何氏曰僖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月又禮先納采問名納吉乃納幣四者皆在三年之內夫娶在三年之外矣則何譏乎春秋論事莫重乎志志敬而節具與之知禮志和而音雅與之知樂志哀而居約與之知喪非虛加之也重志之謂也此皆使人私欲不行閑邪復禮之

意臨川吳氏曰此年十二月始大祥而行納幣禮是在喪而圖婚未祥而行嘉禮也非禮故書汪氏曰喪雖二十五月大祥然十月而禫必二十七月始為終制況春秋凡書四時皆指首月此書冬則納幣在十月是僖公之薨甫及二十三月殺衰而圖婚失禮甚矣宣公元年逆女其蔑禮視此尤甚然其簒立之罪已極於喪娶乎何誅。劉氏曰左傳云禮也則是以喪娶為禮不亦悖乎杜預遷僖公薨月以就傳說然此年大事于太廟則已除喪矣

丁酉十八年

襄王二三年

晉襄四齊昭九衛成十一蔡莊二十二鄭穆四曹共二十九陳共八杞桓十二宋成十三秦穆三十六楚穆三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

沈潰

霸國大夫會諸大夫伐國自此始左傳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張氏曰

沈姬姓國

按左氏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民逃其上也杜氏曰潰衆散流移若積水之潰自壞之象也五國皆稱人將去聲非命卿也薛氏曰晉初有志於諸侯垂隴使士穀涖之伐沈命其微者怠也沈在汝南平輿縣北未嘗與中國會盟而南服於楚師入其境而民人逃散常山劉氏曰一被侵伐而民散君之不能可知矣蔡潰沈潰許潰是也雖非義舉比於

報復私怨之兵則有間矣故其辭無襃貶凡此類欲示後世用師者知權而本之以正也家氏曰霸者當伸大義於天下或當為而不為或不必為而為之失其道矣楚商臣負滔天之罪于今二年使晉襄仗義而前師壯辭直天下諸侯孰不鼓勇而從縱未能汙豬其宮楚人必能以商臣為戮更立君而聽命於中國晉之霸業有光於前人矣乃視非己事使元咒得以樹其羽翼會從諸小國以抗衡中夏懷貳者豈獨沈哉襄公舍其大而議其細以諸侯之兵伐沈而潰之避射虎而獵狐兒雖潰百沈何益於成敗之數乎故春秋貶人之高氏曰魯使卿往則諸國必非微者獨得臣書名氏者詳内且明諸國皆卿行書人以貶之也文公三年之間遂敎得臣累見於經則知魯政盡在諸臣矣漢五行志文公時大夫始專政信夫王氏曰霸國大夫

會諸大夫伐國自伐沈始會諸大夫救患自救鄭始春秋皆貶人之不與大夫之專政也盍舉兵伐人使之畏服所謂威也率衆救人使免於患所謂福也威福人主之利器諸侯擅之則有害於天下大夫擅之則有害於國聖人見微知著故於此二役皆貶之所以戒威福之不可下移也

附録左傳衛侯如陳拜晉成也

夏五月王子虎卒

左傳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公羊傳王子虎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穀梁傳叔服也此不卒者也何以卒之以其來會葬我卒之也或曰以其嘗執重以守也

王子虎不書爵譏之也天子内臣無外交趙氏曰臣無外交之

禮今死而赴故書以譏臨川吳氏曰王臣無外交以其嘗與魯同盟故來赴然非禮也 或曰禮稱情而為之節文者也叔服新使乎我則宜有恩禮矣仲尼脫驂音參於舊館雖卒叔服可也夫脫驂於舊館惡夫涕之無從而為之者輔氏曰義之所可則脫驂於舊館而不吝淮澤陳氏曰惡夫涕之無從者從自也若不脫驂以賻之則是於死者無故舊之情而此涕為無自而出矣非理之經也天子內臣無外交而以新使乎我致恩禮焉是以私情害公義失輕重之權矣趙氏曰左氏云弔如何盟禮也按天子大夫無與諸侯盟之禮而曰禮也豈春秋之意乎啖氏曰穀梁云叔服也叔服若是王子

則會葬之時何不書王子乎汪氏曰經未有前書字而後書名者惟尹氏或書子則非一人劉卷前書子而後書名則子者爵也非字也左氏於王子虎稱王叔文公於叔服稱内史叔服則非一人明矣豈有甫越一年而名字異稱邪或者謂虎與卷皆夾輔天子於艱難危困之中故春秋賢而卒之然單穆公旗與劉文公翼贊敬王以安周室亦不書卒竊疑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劉文公為王官伯尹氏世執朝權皆王室之秉政者故特赴於諸侯而魯史記其卒春秋存而不削以示王臣不當赴喪於列國耳廬陵李氏曰後十四年星孛之變又載叔服之言則與王子虎分明兩人矣啖子陳氏亦以公穀為非不知胡氏何據且胡氏於星孛之下則亦不以左氏為非矣不知何不照應如此

秦人伐晉

左傳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程子曰搆怨連禍殘民以逞晉人畏之而不敢出秦人極其忿而後悔過聖人取其終能悔耳

按左氏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封殽尸而還其稱人何也聖人作易以懲忿窒慾為損卦之象其辭曰損德之修也春秋諸侯之知德者鮮矣穆公初聽杞子之請違蹇叔之言其名為貪兵是慾而不能窒也及敗

於殽歸作秦誓庶幾能改將窒其慾矣復起彭衙之師報殽函之役其名為憤兵是忿而不能懲也張氏曰穆公既歸自殽而作秦誓矣然彭衙及此役猶以報復為事豈非悔過之心不能勝其恥敗之心而至此乎今又濟河取郊人之稱斯師也何義哉晉人畏秦而不出穆公逞其忿而後悔自是見伐不報始能踐自誓之言矣是故於此貶而稱人備責之也茅堂胡氏曰濟河焚舟之師非義舉也自是而後不復報晉聖人取其終能悔而改爾仲尼以怨與人君子大改過陳氏曰此秦伯也曷為貶稱人殽之誓孔子有取焉而秦穆之連兵無虛歲故自韓原秦不以爵見於經汪氏曰穆

公自誓之言追咎既往之失而兾將來之善不貴勇夫而貴良士惡媢疾而思彦聖期以保邦為念諄諄懇惻誠可為有天下國家者之法則夫子取之以終四代之書而門人引之以釋大學平天下章可謂善言矣胡乃不踐其言終用孟明報復至再必以勝晉而後已故書取其言而春秋責其事也說春秋者因左傳有霸西戎之一語而史記謬稱穆公益國十二開地千里天子使召公賀以金鼓然考傳之所記則踰二年而穆公卒其謂楚舟伐晉而遂霸者已非事實況證以經之書法自戰韓稱爵其後終穆公之身並以人書殽之役且以號舉反不若楚莊之見於經並紀其爵則許穆公以伯者妄矣廬陵李氏曰左氏以此役為秦伯西戎之始且稱其舉人之周與人之一孟明之不解子桑之知人而胡氏諸說皆以為貶者左氏得其事

胡氏論其義也

秋楚人圍江

左傳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薛氏曰報沈之役也臨川吳氏曰自齊桓之霸江黄以近楚之國而從齊故楚憾之之深前既滅黄矣而未加兵於江者葢江猶能守其國也故至今年有圍江之師髙氏曰貫澤之盟江從中國楚自城濮之役亦不敢侵伐今晉文既没襄公不能討商臣弑逆之惡故楚人輕視中國復有窺諸侯之意而圍江以試之也廬陵李氏曰經書人以圍國者十一圍非將卑師少所能辨皆貶辭也

雨螽于宋

左傳隊而死也公羊傳雨螽者何死而墜也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異也穀梁傳外災不至此何以至也曰災甚也其甚奈何茅茨盡矣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杜氏曰自上而墜有似於雨來

告故書唐陳氏曰不曰宋雨螽如宋大水之例考其實如雨之多自天而墜到地而死明矣○趙氏曰穀梁云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假如有一物著於上見於下豈得云雨螽自空而下又多有似於雨爾歷代有雨血雨毛雨土皆是也汪氏曰外異因來告而書公羊云為王者之後記異穀梁以為災甚皆非也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此書公如晉之始左傳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享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張氏曰不書地盟于晉都也高氏曰公之如晉蓋朝也非為盟也晉人於是請改盟夫盟已定矣又何改為公宜固辭乃復與盟皆非禮也汪氏曰前此未有因朝聘而盟于國都者諸侯有不協之故則期會于某地

而牲歃以示信已非盛世之事況因其朝聘而要之哉前年朝晉晉既以處父盟公于其國此年雖云改盟而猶要公之朝以約誓於國都甚矣文公之屈辱也晉襄苟懼其無禮曷不為會于晉魯之間以相盟乎厥後荀庚孫良夫郤犨孫林父向戌且因聘魯而要盟矣又其甚則杞子以三恪之君亦即魯而歃盟焉始也魯君盟於伯國終也諸侯盟於魯世變可知矣廬陵李氏曰文公再如晉矣二年以見辱不書故此為書公如晉之始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公穀無以字

左傳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公羊傳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諼也其為諼奈何伐楚為救江也穀梁傳此伐楚其言救江何也江遠楚近伐楚所以救江也

以者不以者也 孫氏曰此言伐楚而後言以救江者惡不能救也楚人圍江陽處父帥師

不急赴之乃先伐楚欲其引兵自救而江圍解非救患之師也故明年楚人滅江救江善矣其書以何楚嘗伐鄭矣齊桓公遠結江黃合九國之師於名陵然後伐鄭之謀罷又嘗圍宋矣晉文公許復曹衛會四國之師於城濮然後圍宋之役解今江國小而弱非能與宋鄭比楚人圍之必不待徹四境屯戍守禦之衆與宿衛盡行也當是時楚有覆載不容之罪晉主夏盟宜合諸侯聲罪致討命奉甲出武關齊以東兵略陳蔡而南處父等兵方城之外楚必

震恐而江圍自解矣計不出此乃獨遣一軍遠攻强國豈能濟乎故書伐楚以救江言救江雖善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矣此春秋紀用兵之法也陳氏曰晉大夫書帥師於是始大夫强也永嘉吕氏曰春秋之初有以大夫帥師者矣未有若陽處父之專伐也内大夫帥師而不氏者則無駭帥師入極溺會齊師伐衛是也内大夫帥師帥師而氏者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公孫兹帥師帥師會侵陳是也而外大夫則未有帥師而出主名者若陽處父則帥師而出主名矣以見征伐之自大夫出也張氏曰楚商臣無父無君乃致患於江是禽獸逼人之甚以中國諸侯為已任者豈得安居而以討罪之任付之大夫而已乎晉襄不能率諸侯乘此時誅之此春秋特書以正其不能奉天討之罪也臨

川吳氏曰江以從中國而受楚之伐中國伯者所當救也處父畏楚兵之強不敢徑趍江之城下乃揚言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一見息公之來即避之而返既不能救江又不能伐楚其為畏怯也明矣汪氏曰春秋書侵伐多不言所事而此書伐以救實為特筆考於傳之所録非惟楚侵陳以救鄭伐鄭以救齊不書雖齊桓伐厲以救徐亦止書伐厲而不書以救也豈非責處父既不能伐楚又不能救江而特起伐以救之文以罪之歟經書中國加兵於楚者三惟齊桓聲包茅不貢之罪而得屈完之服處父有伐楚之名而無討楚之實晉定公會十八國于召陵有伐楚之勢而僅為侵楚之陋春秋葢深惜之也

戊申 襄王二十九年 四年 晉襄五 齊昭十 衛成十二 蔡莊二十三 鄭穆五 曹共三十 陳共九 杞桓十四 宋成十四 秦穆三十七 楚穆三

春公至自晉

汪氏曰自是公如皆致如晉者凡二十書至者十有三皆所以著其去國踰時之久或執或辱故危之也始也文公如晉則有處父要盟之恥而不書至迄其終也昭定六如晉而不見納書至河乃復焉又公若書至之為愈矣人君舉動之得失可不慎哉據事直書而義自見謂此類也高郵孫氏曰文公之出六致之者四危之也不致者二安之也

附錄左傳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為衛之良也故免之。夏衛侯如晉拜。曹伯如晉會正

夏逆婦姜于齊

左傳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

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公羊傳其謂之逆婦姜于齊何畧之也高子曰娶乎大夫者略之也穀梁傳其曰婦姜為其禮成乎齊也其逆者誰也親逆而稱婦或者公與何其速婦之也曰公也其不言公何也非成禮於齊也曰婦有姑之辭也其不言氏何也貶之也何為貶之也夫人與有貶也程子曰納幣在喪中與喪婚同也稱婦姜已成婦也不稱夫人不可為小君奉宗廟也不書逆者雖卿亦失其職矣

逆皆稱女以未成婦而女者在父母家之所稱也禮記曾子問女未廟見未成婦往逆而稱婦入國不書至何哉此春秋誅意之効也禫制未終禫徒感反汪氏曰除服制名鄭氏曰澹澹然平安之意

思念娶事是不志哀而居約矣方逆也而已成為婦未至也而如在國中原其意而誅之也不稱夫人姜氏者亦與有貶焉婦人不專行使國亂子弒齊人不能鑒微知著冒禮而往使其女不允於魯皆失於不正其始之過也夫婦之際人倫之首禮不可不謹也故交貶之以為後鑒劉氏曰夫婦之際人倫之首文公闇弱惰慢不能率禮而行以謂苟若而可何禮之守故夫人不安其位終卒至於禍又非獨文公之罪雖夫人預有罪矣夫人不能早避喪娶之辱冒大禮以往國人皆賤之遂無所據依以危其身而亡其子由本不正故也殆而呼天不亦

晩乎文公之不能保其後嗣者由無以刑其妻夫人之不能安其位由無以謹於禮也張氏曰聖人嚴吉凶之辨益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正以有父子之親而三年之喪哀戚之至也國君為風教之首而納幣於喪中春秋變逆女為逆婦姜不成其夫人之禮以見人倫之本已失何以正是國人為後嗣之基乎趙氏曰公自逆常事不書以成禮于齊所以變文云逆婦以譏之。陳氏曰吉凶之禮苟公不自行大夫不涖事則第書其事不書其人則必微者斯春秋之規矩也文公使卿納幣而使微者逆是公以禮聘之而不以禮逆之宜其不終也汪氏曰春秋一經書逆夫人惟此年最略既不書逆者名氏又不書如齊不稱夫人不言氏不書至豈非聖人責文公首素通喪之禮而然歟宣公之娶尤亟而書法加詳事同而旣貶則從同同也。劉氏曰左氏云卿不行非禮也假令卿行獨可謂之禮乎公羊云娶乎大夫略之也此雖

無他証據然魯初納幣乃用上卿審取大夫者禮豈如此崇乎穀梁云逆者誰也親逆而稱婦或者公與曰公也非也穀梁既云親迎而稱婦則稱婦宜也又何以見其非成禮於齊乎且令非成禮於齊云公如齊逆婦姜足矣大不當沒公

狄侵齊

汪氏曰狄自箕之敗至是始復侵齊以晉襄無擴却之謀而齊伯不紹故也王氏曰大國如齊狄侵者四則其他邢衛魯鄭不足怪也

秋楚人滅江

左傳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

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也張氏曰江之不祀晉襄之無遠謀也臨川吳氏曰三年之秋楚人圍江晉人陽為救之之名而無救之之實江之受圍周一朞而其國竟滅中國不競而荆蠻得以肆其虐於小國可哀也夫汪氏曰公羊云入不言圍書其重者江黄二國從中國而致滅黄書伐而江書圍皆著中國之不能救也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江黄之君不書奔不書以歸則能固守待援而死於其位又可知矣

晉侯伐秦

左傳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程子曰秦違怨以伐晉晉畏而避之其見報乃常情也秦至此能悔過矣故不復報晉聖人取其能遷善也稱晉侯不復加譏見秦宜得報而自悔不復修怨乃其善也

晉人三敗秦師汪氏曰傳三十三年敗殽文二年春戰彭衙冬伐秦取汪及彭衙見報乃當情耳而穆公濟河焚舟則貶而稱人秦取王官及郊未至結怨如晉師之甚也襄公又報之於常情過矣而得稱爵何也聖人以常情待晉襄而以王事責秦穆所以異乎朱子曰謂書晉侯而以常情待晉襄書秦人而以王事責秦穆恐未必如此程子所謂微辭隱義未易言也襄公忘親背惠大敗秦師敗狄伐許怒魯侯之不朝也而以無禮施之是專尚威力先事加人莫知省德而後動也今又報秦不足罪

矣穆公初敗於殽悔過自誓增修德政宜若過而知悔悔而能改又有濟河之役則非誓言之意所以備責之也然晉襄見伐而報猶無譏焉秦穆至是見伐而不報善可知矣不譏晉侯所以深善秦伯春秋大改過嘉釋怨王者之事也故仲尼定書列秦誓於百篇之末以見悔過能改而不責人雖聖賢誥命不越此矣茅堂胡氏曰穆公悔過極晚取王官封殽尸之後晉侯來伐秦伯於是悔改不復往報聖人所以取之以此見與人為善之路廣矣張氏曰晉襄以王官之役不報為恥未若商臣得志於江為恥之大

也報秦而不誅商臣使亂臣賊子得以夷滅小弱逞其凶毒晉襄之為盟主末矣比事書之深罪晉侯不以江亡為耻而敵秦怨也家氏曰春秋書楚人滅江晉侯伐秦責其當救而不救不當伐而伐罪晉深矣書晉侯非善之以其徇私報怨之過甚亟戰而不知戢故目其人而責之王氏曰隱公以來政在諸侯若大夫專政則例貶稱人文公以後政在大夫若諸侯有罪則出爵以貶此例之變也猶宣九年齊侯伐萊成四年鄭伯伐許皆貶之也廬陵李氏曰秦穆晉襄五年之間交兵者五止此

衛侯使甯俞來聘

左傳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

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臨川吳氏曰按左氏所載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獨不朝又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圍戚取之衛不服罪而孔達敢伐伯主其明年晉會諸侯於垂隴將伐衛幸得陳侯為之請成執孔達以說於晉而衛遂得免於伐自孔達遭執之後蓋甯俞代之為政至次年春衛從晉伐沈自此衛服霸主而無事矣至次年春晉遂歸孔達其夏衛侯朝晉至秋而來聘魯焉事大睦鄰以安社稷或者皆出甯俞之謀也夫子稱其知可及者蓋如此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左傳冬成風薨程子曰自成風以後妾母稱夫人嫡妾亂矣仲子始僭尚未敢同敵也杜氏曰莊公妾僖公母

風姓也赴同祔姑故稱夫人

風氏僖公之母莊公妾也而稱夫人自是敵妾亂矣語曰邦君之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馮氏曰是時嫡妾不正稱號不審夫子嘗言古禮如此故記之正其名所以責其實也葢敵體之稱也若夫妾媵則非敵矣其生亦以夫人之名稱號之汪氏曰據僖八年用致夫人乃成風也其沒亦以夫人之禮卒葬之陳氏曰夫人某氏嫡稱也喪之以夫人之禮也隱公之喪桓母猶有疑焉是故別廟也祔姑稱謚侃然如夫人則自文公之喪成風始非所以正其分也以妾媵為夫

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以妾母為夫人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越禮至是不亦悖乎夫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儀禮喪服傳大夫以上為庶母無服禮記服問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春秋於成風記其卒葬各以實書不為畏辭者謹禮之所由變也薛氏曰妾母為夫人僭也僭則何以取乎春秋不沒其實也朱子曰僖公成風與晉簡文帝鄭太后一也皆所以著妾母之義汪氏曰嫡妾之分乃人君所當謹以妾母為夫人必致以妾為嫡以妾為嫡必致庶孽奪正之禍敬嬴之殺惡及視乃視習僖文之尊成

風而動於為惡也後世妾母皆稱太后或妾死而加以皇后之號又其甚則唐高宗立武昭儀為后而致移其宗社矣朱子於綱目書尊帝母貴人為太后又或書立貴嬪某氏為皇后或曰立婕妤某氏為皇后或曰立婢某氏為后葢取法春秋譏成風之例然春秋隱其辭而綱目直斥本稱者春秋乃本國之史而綱目則筆削前代之史故不同也

己亥襄王三十年　**五年**　晉襄六齊昭十一衛成十三蔡莊二十四鄭穆六曹共三十一陳共十杞桓十五宋成十五秦穆三十六楚穆四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公羊傳含者何口實也其言歸含且賵何兼之兼之非禮也穀梁傳含一事也賵一事也兼歸之非正也其曰

且志兼也其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賵以早而含已晚程子曰天子成妾母為夫人亂倫之甚失天理矣不稱天義已明稱叔存禮也范氏曰榮叔天子之上大夫也榮采地叔字

珠玉曰含何氏曰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碧士以貝春秋之例也車馬曰賵

歸含且賵者厚禮妾母也汪氏曰據仲子止歸賵此兼含賵杜氏曰成風莊公之妾天子以夫人禮賵之不稱天王者弗克若天也書泰誓夏桀弗克若天注不能順天春秋繫王於天以定其名號者所履則天位也所治則天職也所勑而惇之者則天之所叙也所叙而庸之者則天之所秩也所賞所刑者則天之所命

而天之所討也夫婦人倫之本王法所尤謹者今成風以妾僭嫡王不能正又使大夫歸含賵焉而成之為夫人陳氏曰賵常事不書惟賵仲子成風特書之則遂命為夫人也春秋之初猶以為非常事也宣之敬嬴襄之定姒昭之齊歸雖命為夫人不復書矣孟子卒不赴于京師孔子曰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昭公始也則王法廢人倫亂矣是謂弗克若天而悖其道非小失耳故特不稱天以謹之也劉氏曰不知者乃謂天子賵人之妾小過耳而識之深求車殺毋弟大惡也而譏之略是不及知春秋正人倫之意也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治之三綱也道莫先焉桓以臣弑君而王命之成風以妾僭嫡而王成之於是三綱廢矣是失人之

所以為人也王之無天不亦明乎汪氏曰禮經天子諸侯於妾無服而周官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亦不及邦國夫人之喪也今王臣含賵則是魯以成風之喪赴於京師矣夫人之喪猶不當赴于王況妾母乎王之賜以含賵其責已深而魯之往赴其罪亦不可揜矣春秋王禮之施於魯者惟桓文二公為數且成而褻瀆三綱有如此者亦可悲夫○趙氏曰公穀皆云兼之非禮也據禮含賵襚止一人兼行爾若每事須一人則褻王朝之臣不足以充喪禮之使也劉氏曰鄰國含賵襚猶共一大夫況王者於其臣妾乎穀梁又云其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亦非也宰咺言來豈周事之用者乎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公羊傳成風者何僖公之母也

仲子雖聘非惠公之嫡也春秋之初尚以為疑故别為立宫而羽數特異此雖非禮之正然不祔于姑猶有辨焉至是成風書葬乃有二夫人祔廟而亂倫易紀無復辨矣故禮之失自成風始也蘇子曰仲子非惠公之嫡故特為之立宫而不祔不書其葬薨禮之正也自成風以來妾母皆葬薨祔也魯禮之變自此始矣高氏曰既以夫人之禮薨之復以小君之禮葬之又别為之謚焉書實以示譏也汪氏曰後世以妾母為正嫡至於喪事乃黜正嫡而嬖妾合葬焉如中宗之葬乾陵嚴善思諫而弗止循襲而莫知其失矣孰有如漢之孝文自謂側室之子而不以為嫌者乎

王使名伯來會葬名穀作毛

左傳王使榮叔來含且賵召昭公來會葬禮也穀梁傳會葬之禮於鄙上程子曰天子以妾母同嫡亂天理也故不稱天聖人於此尤謹其戒杜氏曰名伯天子卿也名采地伯爵也

王臣下聘桓公冢宰書名示貶桓四年書宰渠伯糾而大夫再聘則無譏焉桓五年仍叔八年家父書字不書名或以為從同同也或以為同則書重也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既不稱天矣及使名伯來會葬又與貶焉何也歸含且賵施於妾母已稠疊矣又使卿來會葬恩數有加焉汪氏

曰春秋君夫人葬惟僖公及成風王使大夫來會是將祔之於廟也而致禮於成風盡矣聘一也含賵而又葬則其事益隆亂人倫廢王法甚矣再不稱天者聖人於此尤謹其戒而不敢略也蜀杜氏曰薨而賵含尚曰不可况又使卿會葬乎故復去天以示義家氏曰天子之於諸侯有會葬之禮非所以施之妾母也元年書叔服此年書名伯五年之間後先兩會葬或稱天王或王不稱天比事而觀其義豈不甚明乎陳氏曰王不稱天於追錫桓公見之至是再見以夫人之禮喪成風也莊僖之際天下知有盟主而已而襄王之季年更有事於諸侯於是叔服會葬毛伯錫命尤汲汲於魯也尤汲汲於魯而何為乎成風一人賵含之一人葬之以是懷諸侯吾見周之益陵夷矣宰咺嘗以賵

妾母貶則名伯何以不貶王公一體也宰書名則王不待貶而自見王不稱天則名伯不待貶而自見矣桓以少㚟長成風以庶亂嫡王道熄矣而莊襄不能正又從而褒賞之是以天命施之天討也故皆不稱天。劉氏曰左氏曰禮也非也庶子為君為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妾母稱夫人王不能正又使公卿會葬何禮之有何休謂去天者不及事天子會葬諸侯而有早晚小失耳未可即以為過也何至遂貶去天乎

夏公孫敖如晉

高氏曰王含且賵又來會葬矣捨天王而謹事晉不待貶而惡見也臨川吳氏曰三年之冬公朝晉今又使往聘焉魯之謹於事霸主也魯臣如晉聘凡二十四致遂會葬者又四焉始於公子遂而終於季孫斯仲孫何忌

或疏或數或無所為或有所為考其時與事而得失見矣

秦人入鄀音若

左傳初鄀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鄀杜氏曰鄀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遷於南郡鄀縣髙氏曰鄀蓋微國秦以其叛而入之後遂為楚所并楚昭王復國之後畏吳之强去郢而都鄀矣

秋楚人滅江

左傳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公子燮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汪氏補曰地譜壽州安豐縣有六國故城臨川吳氏曰晉襄公死期將及故其志氣不能如初年之威紹霸之業浸以衰微西戎之秦南蠻之楚敢於肆行中國吞噬弱小而無所忌也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僖公也在位三十三年

子錫我嗣是為昭公

附錄左傳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晉趙成子欒貞子霍伯臼季皆卒

庚子十一年 六年 晉襄七卒齊昭十二衛成十四蔡莊二十五鄭穆七曹共三十二陳共十一杞桓十六宋成十六秦穆三十九楚穆五

春葬許僖公

附錄左傳春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大傳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

夏季孫行父如陳

左傳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杜氏曰臣非君命不越竟故聘而自為娶范氏曰行父季友孫臨川吳氏曰此亦行父欲迎歸於陳而請於君借聘禮以行前此魯陳未嘗有邦家也汪氏曰季友如陳者再今行父之往蓋因其祖之舊好假公室之聘而圖昏耳春秋特書公子友葬原仲至行父

之娶于陳公孫茲娶于牟嬰齊娶于莒皆止書如所以狀季友之私行而不予行父茲嬰齊因聘以濟其私欲也自逆猶可教如莒涖盟而代弟逆婼聘宋而為意如逆則又甚矣

附錄左傳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黄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竝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話言為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隷賴之而後即命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秋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秋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朱子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如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汪氏曰王制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文公即位六年君朝於晉者再而貴卿比年往聘過於事天子之禮而京師之朝終其世不見於經蓋諸侯知有霸主而不知有為王也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驩喚官反公作讙

左傳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

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社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郫廬陵李氏曰晉自襄公繼文世主夏盟是時秦穆亦號伯西戎春秋列之夷狄會不得與邾莒之國以爵先後況投之伯哉襄起僖三十一年盡文六年凡七年李氏云齊孝公不能率齊桓之烈晉襄能繼晉文之統孝公初宋有抑齊之志襄公初秦懷駕晉之謀宋啟殽之爭秦尋殽之釁此皆爭霸之端也孝公不能抗宋而襄公首能挫秦此晉之所以未失伯則殽之戰春秋亦幸晉有功矣乃削而人之何哉曰卒之者振兵服遠以權之未失也削之者喪不興戎以義之不

可也豈得以小功妨大義乎雖然襄公復伯則實始於此文公之沒三强並興秦雄西陲狄狃北師楚復强於南苟縱一敵則晉伯去矣襄公夏戰殽以却秦秋敗箕以剪狄冬伐許以離楚一年之間三敵悉退亦可謂有伯者之略此其能繼文者也苟有伯者之略則襄公之烈何為僅止乎此曰外患既息舉動即異代衛則損威矣會公孫敖則毀烈矣士縠主盟則權散矣處父救江則謀怠矣越一二載事不逮初況能持久乎是以君子不貴速成而圖全於其終不忘小利而慮患於其遠襄之規模又後於文公甚矣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

杜氏曰卿共葬事文襄之制汪氏曰鄭子大叔曰先王之制諸侯之葬士弔大夫送葬稽之於經前此未有使卿送葬者雖桓文之霸止遣微者會葬益晉文昉為霸令使大夫弔卿共葬事故叔孫婼葬平公季孫意如葬

昭公則致少姜以妾媵而諸侯使卿會葬矣

葬晉襄公

左傳襄仲如晉葬晉襄公杜氏曰三月而葬速汪氏曰趙盾患秦之送公子雍欲禦秦師故急於襄事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左傳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

扞之送致諸竟公羊傳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為出奔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其漏言柰何君將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於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陽處父於朝而走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通夜姑殺者也夜姑之殺柰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射姑為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始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夜姑曰敬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事夜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

公羊子曰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為出奔

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易曰不出戶庭無咎朱子曰節有限而止也程子曰戶庭戶外之庭當節之初戒之謹守至於不出戶庭則無咎也何謂也子曰亂之所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朱子曰此夫子繫辭釋節卦初九爻義汪氏曰人之所節唯言與行而言尤所當謹以防輕泄則貽殃咎故夫子獨以言言之也凡書殺者在上則稱君在下則稱氏在衆則稱人在微則稱盜君與臣同殺則稱國汪氏曰稱君如佞夫稱天王座申生稱宋公晉侯稱氏如楚棄疾殺比稱公子

楚胳殺偃師稱陳侯之弟稱人如禦寇先都稱陳人晉人州吁無知稱衛人齊人之類稱盜如鄭公子騑陳夏區夫之類稱國如鄭申侯楚得臣之類今殺處父者射姑耳君獨以漏言故亦預殺焉所以為後世戒也范氏曰親殺者射姑而歸罪於君明由君言而殺之罪在君也陸氏曰射姑專殺其惡易知晉侯漏言其責難見春秋之作明微也故以累上書之以戒天下之為人君者也汪氏曰詩曰紹庭上下陟降厥家謂人君陞黜大臣當由直道也襄公儻以大公至正之道上下其臣雖予奪不盡當人亦退聽而無所歸咎今乃漏言於射姑嫁怨於處父則是處父之罪襄公致之矣或以處父為侵官非歟曰人君用人失當則其國必危凡立于朝者舉當諫君況身為晉

國之太傅耶若以為侵官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在位者當拱默自全陰聽人主之所為至於顛危而不救則將焉用彼相乎汪氏曰漢成哀之間張禹王舜輩坐視王氏專僭喋而不言乃所謂拱默自全者也率天下臣子為持祿容身不忠之行以誤朝迷國者必此侵官之說夫張氏曰據左氏則晉國之事一聽於陽處父者及考穀梁所謂君漏言則是易中軍乃處父密言於襄公公不能謹而輕漏之以致射姑之殺處父春秋所以分其殺於君與大夫也臨川吳氏曰是時襄公已卒而書國殺者若曰處父今日之死由襄公漏言之故實襄公殺之也陳氏曰兩下相殺其書國殺何春秋之法茍有賊而不知

則其君之罪也是故晉胥童殺二郤欒書中行偃殺胥童齊崔杼殺高厚鄭子展子西殺公子嘉皆稱國而已矣家氏曰射姑以私怨殺一大夫其罪固當誅而處父以私意黨趙氏使盾由是為政於晉擅廢立專刑賞其末流遂有弑君之事然則處父固當言言而以私乃其罪也使處父謂賈季不可與晉國之賢人使居執政之位則善矣高氏曰先書晉殺處父繼書射姑出奔則賈殺處父之罪自著矣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告音牿

左傳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公羊傳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曷為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穀梁傳不告月者何也不告朔也不告朔則何為不言朔也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

成於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猶之為言可以已也

不告月者不告朔也杜氏曰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文公怠慢政事以閏非常月故不告朔何氏曰不言公者內事可知王氏曰不曰朔而曰月蓋朔者月之初吉而月則積日而成也以閏月而不告則一月之政俱不舉聖人變文而書為怠政而朔也不告朔則曷為不言朔也因月之虧盈而置閏是主乎月而有閏也汪氏曰有朔而無中者為閏月月有晦朔則自然有閏無閏則失月行之數故曰主乎月而有閏也故不言朔而言月古天時則以星汪氏曰日月所會是謂辰以歷言之則是積餘分而置閏以日月星辰觀之則閏月日月亦會於辰與他月無以異也授民事則以節候

寒暑之至則以氣汪氏曰閏雖無中而節氣在望歷置閏月則不失陰陽節氣之正也百官修其政於朝庶民服其事於野則主乎是焉耳矣閏不可廢乎曰迎日推策則有其數史記黃帝紀迎日推策注策數也日月朔望未來而推之天官書黃帝考正星歷起消息以正餘閏轉璣觀衡則有其象書舜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蔡氏曰以璿飾璣所以象天體之轉運以玉為管橫而設之所以窺璣而齊日月五星之運行猶今之渾天儀歸奇於扐以象閏數也朱子曰奇蓍策所揲四數之餘也扐勒於左手中三指之兩間象閏乃積月之餘日也斗指兩辰之間象也後漢書律歷志閏月無中氣而北斗斜指指兩辰之間所以異於他月也象數者

天理也非人所能為也故以定時成歲者唐典也茅堂胡氏曰沈存中有去閏之論而堯舜以來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若去閏則歲功息矣以詔王居門終月者周制也周禮大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注十二月分在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左右之位惟閏月無所居故居于門班告朔於邦國周禮注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趙氏曰天子常以今年冬班明年正朔于諸侯諸侯受之每月奉月朔甲子以告于廟所謂稟正朔也故曰王正月言王之所以班也因以特牲薦謂之告月亦曰告朔文公以閏非正不行告朔之禮而以朔日但身至廟朝謁而已故曰猶朝于廟不以是為附月之餘而弗之數也猶朝于廟者范氏曰受朔于廟者尊事

先君不敢自專也幸其不已之辭蜀杜氏曰春秋志文公廢告朔而猶朝廟是幸其禮不盡廢聖人愛禮之深意也高氏曰苟知朝廟之不可已則告月之禮曷為而可已哉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孫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閏月多矣獨此書不告月者是當告也廬陵李氏曰僖五年傳曰公既視朔後此十六年公四不視朔皆同但告於廟則謂之告朔因以聽治此月之政則謂之視朔○啖氏曰公穀言不告月為是非也按經文言不告月明當告也劉氏曰公羊以謂不告朔禮也猶朝于廟非禮也穀梁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皆非也閏雖無常而政有常可得勿告乎汪氏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一日一周在天為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與天會為一歲月一日

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而與日會者十二為一年大率三百六十日為常數一歲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分為二十四氣是為氣盈而晝夜長短節氣寒暑於是定焉一年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分為十二月是為朔虛而晦朔弦望於是定焉積歲之有餘就年之不足而後有閏三年一閏尚餘三日有奇五年再閏則少五日有奇積十九年閏在十二月則氣朔分齊大率三十二月則有閏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若歷不置閏則弦望晦朔皆非其正晝夜平分不在春秋之中而寒暑反易矣故書云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周禮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乃天地自然之理歷家因其自然而立積分之數以合之耳公羊謂閏月天無是月穀梁謂附月之餘日皆非是夫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

九而晦朔交則為一月月非有閏之名特以日月行天疾徐之不同而歳年盈縮之有異遂謂之閏天與日月之行自然有閏豈可謂天無是月哉月非有餘也又豈可謂附月之餘哉月之有閏則由乎天而月之名閏乃由於人故於文王在門為閏禮稱天子閏月則聽朔於明堂闔門左扉立于其中王之謹乎閏月者如此而諸侯安可不告月哉考之經傳凡言閏月多在歳終葢是時歴法謬矣每置閏於歳終故左傳以閏三月為非禮則無中者不謂之閏而名曰閏者非閏月矣秦之後九月實做於此是宜當時之御大夫以天無是月指為歴家所置而導其君廢告朔之禮也説經者且曰天子不告朔尚何責昏庸之魯文也哉春秋書猶朝廟即聖人愛禮存羊之意謂朔雖不告而朝廟不廢則告朔之禮猶有存者公穀皆曰猶者可以已也杜預亦云可止之辭大失春秋之意葢聖人傷魯文之怠慢政事故特書不告月猶朝

于廟若曰不如此而尚幸其如此將已而不遂已是知其不可已而自不能已也與猶三望猶繹之義不同廬陵李氏曰朱子曰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張氏所謂稟正朔也閏者所以定四時成歲天子以為月而頒之為諸侯而不奉以告是輕正朔而慢時令也公穀以為附月之餘日又曰天子不以告朔此說已非而猶守之義諸傳皆以為可止之詞大率皆譏其舍大政而謹小禮獨胡氏以為幸其不已之詞其說本於蘇氏以我愛其禮證之則此義精矣

辛丑襄王三十二年 **七年** 晉靈公夷皐元年齊昭十三衛成十五蔡莊二十六鄭穆八曹共三十三陳共十二杞桓十七宋成十七卒秦康公罃元年楚穆六

春公伐邾

左傳聞晉難也杜氏曰公因霸國有難而侵小

三月甲戌取須句公羊作朐

左傳寘文公子焉非禮也公羊傳取邑不日此何以日內辭也使若他人然穀梁傳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再取故謹而日之也杜氏曰絕太皥之祀以與鄰國叛臣僖公反其君之後邾復滅之令邾文公子叛邾在魯故公使為守須句大夫王氏葵義曰僖公反其君故不日文公絕其祀故謹而日之汪氏曰僖公雖曰私其母家猶有崇明祀保小寡之義文公秉霸國之喪貪土地而舍逋逃其罪益甚矣○何氏曰公羊以為內辭然僖公嘗伐邾取須句矣何以不為內辭哉公羊之說非也穀梁以為謹而日之設不日則聽其取乎穀梁之說

說亦非也

遂城鄅 鄅音吾

左傳傳遂繼事也杜氏曰因伐邾師以城鄅備邾難鄅魯邑卞縣南有鄅城汪氏曰文公以邾叛臣守須句之地又重勞民力城内邑以防邾師之至心有慊焉故畏鄰國之伐而不知愈重其過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穀作壬臣

汪氏曰其弟禦殺世子而自立國人殺禦而立其少子杵臼是為昭公高氏曰以國亂故不日不葬凡治則禮詳亂則禮略

宋人殺其大夫

左傳夏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樂豫為司馬鱗矔為司徒公子蕩為司城華御事為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公羊傳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穀梁傳稱人以殺誅有罪也杜氏曰不稱殺者及死者名殺者衆死者無罪

書宋人者國亂無政非君命而衆人擅殺之也詳見左傳

莊公二十六年杜氏曰二子在公宮為亂兵所殺髙氏曰貶責無所寄直志其衆亂無政而已大夫

不名義繫於殺大夫而其名不足紀也陸氏曰非君意而殺之者衆不可書名特加人字以別之又明死者無罪臨川吳氏曰穆襄之族率國人人衆非一人也故稱宋人死者不幸而遭亂兵非有可殺之罪故不書名陳氏曰終昭公之世不名其大夫春秋有天下之辭有一國之辭有一人之辭於晉靈公凡會盟皆不序諸侯是天下之辭也於魯莊公凡會齊襄皆書人是一國之辭也於魯桓公凡大夫將皆不言大夫於宋昭公凡大夫不名是一人之辭也汪氏曰宋昭方居諒陰而欲去羣公子以啟亂階致公族之悖逆而大夫受其咎明年復殺司馬而逐司城經書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明年又書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以見嗣君之無政先君在殯而國人作亂以戮其大夫踰年而掌兵之官見誅守國之官見逐皆書宋人而昭公之為君可知矣曾未十年而有帥甸之

弑經以大惡係之宋人所以備責昭公不足為宋人之君也○趙氏曰以三世內娶便云三世無大夫公羊之說不近人理若實殺有罪何以不書死者之名乎穀梁之說非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令力呈反蔑公作眛奔上有以師字）

左傳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

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為右及堇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為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于秦曰為同寮故也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公羊傳晉先眛以師奔秦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此晉先眛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外也其外奈何以師外也何以不言出遂在外也穀梁傳不言出在外也輟戰而奔秦以是為逃軍也杜氏曰令狐晉地在河東汪氏曰此中府猗氏縣有令狐城

按左氏襄公卒太子幼晉人欲立長君趙孟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秦康公以師納之襄夫人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諸大夫畏逼乃背先蔑立靈公趙盾將中軍以禦秦潛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程氏以為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罪也故稱人王氏箋義曰既貶宣子又貶秦伯罪各當誅陳氏曰宋襄公納齊孝公戰于甗稱師秦康公送晉公子雍戰于令狐貶稱人秦晉之交兵於是再世自令狐之後不悉書矣八年秦伐晉取武城不書十年晉伐秦取少梁不書晉懼秦之不肯已

而擊之是晉人為志乎是戰者也故書及其貶之如此者使後世臣子慎於廢立之際不可忽也治亂存亡繫國君之廢立事莫重於此矣而可以有誤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況置君而可以不定乎張氏曰如左氏說則當書晉人敗秦師于令狐今書晉及秦戰又不言敗者交敗之也然二國之兵晉罪尤甚故秦伯趙盾皆稱人而特以晉及且不書秦師之敗深罪晉人置君而不定也先蔑書奔使秦而逆公子雍罪之也高氏曰先蔑以自令狐復如秦故不言出也汪氏曰晉襄以前年八月卒十月葬矣秦人豈不知其已立君而至是始納公子雍耶蓋趙盾始議求長君而中變其說秦人雖知其立靈公而欲以重兵强納

公子雍以爭國也夫康公始為太子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見故作渭陽之詩是固良心也今乃納庶孽而奪嫡甥之位自是兵卒不息豈非怨欲害乎良心而然歟不然春秋釋秦而專罪趙盾矣廬陵李氏曰秦晉之交兵又始於此十年有少梁北徵之師十二年有河曲之戰宣元年二年有侵崇之報伐左氏本末獨詳公穀以先蔑為逃犇者蓋不知事實耳

狄侵我西鄙

左傳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張氏曰間秦晉之爭也襄陵許氏曰狄懲箕之敗四年間一侵齊而未敢肆至是復侵魯侵齊侵宋侵衛晉襄既沒莫知忌矣高氏曰魯間晉難而伐邾則狄亦間晉難而侵魯聖人書此罪

魯之不自正也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左傳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公羊傳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昳晉大夫使與公盟也穀梁傳其日諸侯略之也程子曰文公怠政事多廢緩既約晉盟而復後至故書往會而隱其不及不序諸侯以見其不在故明年公子遂再往與晉盟也杜氏曰扈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

諸侯會晉趙盾盟于扈為晉侯立也趙盾內專廢置

其君外强諸侯為此盟其不名者見大夫之强也襄陵許氏曰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大夫而主盟諸侯自扈之會始也諸侯不序見公之不及於會也趙氏曰諸侯不序公不得與之盟也而曰公會諸侯盟者言公附於載書也載書不可從附與盟主之大夫敵焉也責公不早赴而自取其恥爾文公怠惰事多廢緩既約晉盟而復後至故隱其不及罪公之不能自强於政治魯自是日益衰矣陳氏曰諸侯何以不序晉始失伯也凡稱諸侯必前目而後凡也前有王人後無王人書曰諸侯盟于某如首止㚖丘則王人嘗不與也前無吾君後有吾君書曰公會諸侯盟于某如盟薄盟宋則吾君嘗不與也未始有不與者也而但曰諸侯一役而

再有事遂圍許盟祝柯盟重丘是也非一役而再有事則非凡辭也非凡辭侯散辭也臨川吳氏曰經書諸侯者皆前目後凡此年以前並無諸國之目若無左傳則不知其為齊宋衞陳鄭許曹七國之君不列敘諸國而但言諸侯以無盟主而大夫强合諸國之君故略之也汪氏曰經書大夫之盟不書名氏者三莊公九年書及齊大夫盟時襄公已弑桓公未入齊無君當國大夫自為主而與莊公盟故大夫不書名氏此年趙盾初立靈公專執晉政强會八國之君而自主盟亦若晉無君然故趙盾亦不書名氏溴梁之會諸侯亦但書大夫盟扈之盟書晉大夫霸主失政也溴梁之盟書大夫諸侯皆失政矣。劉氏曰左氏云公後至不書所會非也按經公與盟矣何謂後會乎杜云公後會而及其盟此飾非之言會盟同地會所以為盟也今及其盟不得云後會盟重會輕不當誚責其輕又已稱公會諸侯矣豈不及其會者乎公

羊云諸侯不可使與公盟眣晉大夫使與公盟亦非也諸侯旣與公盟矣又何公眣晉大夫乎廬陵李氏曰文公之編三會于扈皆止書諸侯左氏以十五年盟扈書諸侯無能爲也十七年會扈書諸侯無功也是則總稱諸侯者皆罪諸侯也此總稱諸侯爲公後至也諸侯皆在公獨後至故諱公罪而歸責於諸侯若言諸侯無功然所以辟公之不敏也趙子曰不書諸侯責公不早赴而自取其恥也胡氏從此公穀說雖小異亦可通於左氏若陳氏則以不序諸侯爲不係之伯者之詞亦有見也

冬徐伐莒

髙氏曰徐本戎也厥後自進於中國數與中國諸侯盟會僖十五年楚人伐徐齊桓爲之大合中國諸侯以救之爲其能去逆效順不侵犯中國故也今輒興兵而伐莒以中國無盟主是以敢爾故聖人復棄絶之汪氏曰

僖十五年敗徐委林此年伐莒徐皆舉號文定昭五年傳曰徐伯益之後始僭稱王王非諸侯所當稱故春秋外之

公孫敖如莒涖盟 涖公穀作莅

左傳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生惠叔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為襄仲聘焉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且為仲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啟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為兄弟如初從之穀梁傳莅位也其曰位何也前定也其不日前定之盟不日也高氏曰莒為徐所伐故來求援而請脩洮之盟敖娶于莒故許其盟而請往涖之臨川吳氏曰魯臣每欲娶婦

必請于君行聘會之禮假公事以遂其私君之無政臣之無禮也況教代弟逆名尤不正卒以淫奔禽獸之行也

附録 左傳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懐非威非懐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壊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徳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徳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説之

壬寅 襄王三十三年崩 八年 晉靈二齊昭十四衛成十六蔡莊二十七鄭穆九曹共三十四陳共十三

杞桓十八宋昭公杵臼
元年秦康二楚穆七

春王正月

附録左傳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

夏四月

附録左傳夏秦人伐晉取武成以報令狐之役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世子王臣嗣位
左傳秋襄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衡從本反雍於用反

左傳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杜氏曰衡雍鄭地滎陽卷縣髙氏曰衡雍晉文公會諸侯朝王之處也夫天王崩諸侯不奔喪而盾遂背國之正卿乃自相會盟于王畿之内惡莫大焉張氏曰後漢河南卷縣有垣雍城古衡雍地與扈相近自晉文翟泉之盟付之諸大夫文公復以國事付之公子遂而不知一國之禮樂征伐皆自公子遂出此敬嬴所以得窺伺間隙私事之以胚胎殺適立庶之禍也任氏曰晉魯之用事者會盟政在大夫矣汪氏曰大夫之專盟始於此前此盟翟泉猶有僖公在會也自是而有袁婁之盟雞澤溴梁諸侯皆在而大夫自盟矣于宋于虢則晉楚大夫狎主齊盟而諸侯不復在矣其事自衡雍之盟始也況當是時仲遂已有無君之心而晉討文公之盟扈必要仲遂歃血而後信亦猶成公之沙隨不得見而季孫行父會晉郤犨盟于扈昭公弔少姜不見納而季孫宿如晉馴致乾侯之次晉不能修方伯之職

而意如會荀躒于適歷矣三桓專魯六卿分晉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雒音洛雒戎公作伊雒戎

左傳遂會伊雒之戎書曰公子遂珍之也杜氏曰諸戎雜居伊水雒水之間暴鄭地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公無而字

左傳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公羊傳不至復者何不至復者内辭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則其言如京師何遂公意也何以不言出遂在外也穀梁傳不言所至未如也未如則未復也未如而曰如不廢君命也未復而曰復不專君命也其如非如也其復非復也唯奔莒之為信故謹而日之也杜氏曰不言出受命而出自外行

按左氏公孫敖奔莒從已氏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寡欲者養心之要欲而不行可以為難矣然欲生於色而縱於淫色出於性朱子曰文定云色出於性淫出於氣其說原於上蔡此殊分得不是大凡出於人身上道理固皆是性色固性也然不能節之以禮制之以義便是惡孟子云君子不謂性其語便無病目之所視有同美焉不可掩也淫出於氣不持其志則放僻趨蹶無不為矣教如京師其書不至而復者言教無入使于周之意惟已氏之欲從也范氏曰受命而出義無私留書如京師以顯命行于下不書所至以表不去之罪若其已行當如公子遂

書至黃乃復孫氏曰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以疾而返義猶不可況教如京師不至而反乎文公不能誅使之自恣奔莒惡可見矣朱子曰只不至而復便是大不恭魯亦不再使人往皆罪也文定只貶他從巳氏之過經文元不及此事宋氏曰公不奔喪而卿行是諸侯不有天子也教如京師不至復是大夫不有諸侯也曰奔者甚公也是公之誠信不及臣下夫以志徇氣肆行淫欲而不能為之帥至於棄其家國出奔而不顧此天下之大戒也融堂錢氏曰謹獨之不嚴以至縱情而不知撿傷風敗倫為禽獸行而不之恥者在乎不能忍慾汪氏曰春秋書文姜如齊如莒季姬遇鄫子敎奔莒皆所以懲淫欲使人謹之於微漸也春秋謹書其事於敎與何誅使後人為鑒必持其志修

室懲之方也張氏曰國君為天子斬衰教受命以赴天王之喪廢君命而徒返已為不赦之罪況懐桑中之行而淫奔乎文公容其復而奔魯之無政刑也汪氏曰敖以乙酉如京師而以丙戌奔則受命而不行可知矣豈惟無王實以無君文公既不加壅命之譴於敖又不遣他卿如京師況天王之喪赴告及魯已三越月仲遂盟戎近在王都之側若罔聞知徐徐遣敖方共弔事文具於不至而亟還以喪考妣之慼而怨然忘情不翅秦越亦不思僖公母子之喪王臣將命者至再而至三也經書乙酉公子遂會雒戎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非獨著敖之罪舉魯國君臣之罪皆不逃聖筆之誅矣

螽

杜氏曰為災故書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左傳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公羊傳司馬者何司城者何皆官舉也曷為皆官舉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穀梁傳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司城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也張氏曰司城司空也宋以武公名司空諱之故曰司城

初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以為不可遂舍司馬以讓公子卬則卬固昭公之黨欲專宋政而昭公固欲

以其弟卬自衛也夫司馬掌兵之官不選衆舉賢以素有威望為國人所畏服者使居其任乃欲寵其私昵鮮有不亡者矣公子卬蕩意諸皆以官舉者茅堂胡氏曰列國大夫未有書官者宋卿何以書程氏云宋王者之後得有命官故獨書爾不備書者省詞也因公子卬蕩意諸不任二官之職華孫以逆族而主兵權所謂因事之變而書之亦猶魯之郊禘云爾陳氏曰未有書官者於是官從其官司馬司城是也未有書字者於是字從其字子哀是也見主兵者不能其官至於見殺守土者不能其官至於出奔家氏曰司馬司城皆國之柄臣穆襄之族連歲怙亂固昭公有以致之然為司馬司城者當思所以防患之計

乃置之弗戒至於禍釁再作司馬死而司城奔由昭公信任非人以私昵寵臣而在列位既不能慮患於平日復不能制變於臨時也而其君不免失身見弒之禍宜矣茅堂

胡氏曰宋人殺其大夫司馬非君命而衆人擅殺之也左氏謂襄夫人因戴氏之族殺卬襄夫人乃君祖母而書法若此者可以見婦人不當與政之意臨川吳氏曰宋人者戴氏之族非一人也見昭公無政而臣庶得以擅殺大夫也石氏曰古者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言其一體相待以成未有股肱虧而其體胖也前書宋人殺其大夫葢言死者衆也此年書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葢言官者殆盡也卿佐大夫君以所倚以立者也司馬司城國之所恃以安者也大夫既殺司城又奪枝葉皆落爪牙盡去君孰與處哉○吳氏曰左氏云司馬握節以死司城效節於府人皆貴之也葢舊說言此二人不失節故諛謂

節義為狩節也如孔父義形於色而誤謂女色爾公羊云宋三世無大夫放此見以官稱是有大夫曷云無予劉氏曰穀梁云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鄭氏解云謂無人君之德非也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並尸三卿亦可謂無君德者曷為不以官稱之

附錄左傳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縠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于堇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縠梁益耳蒯得作亂

春秋大全卷十七